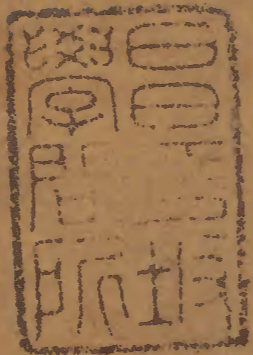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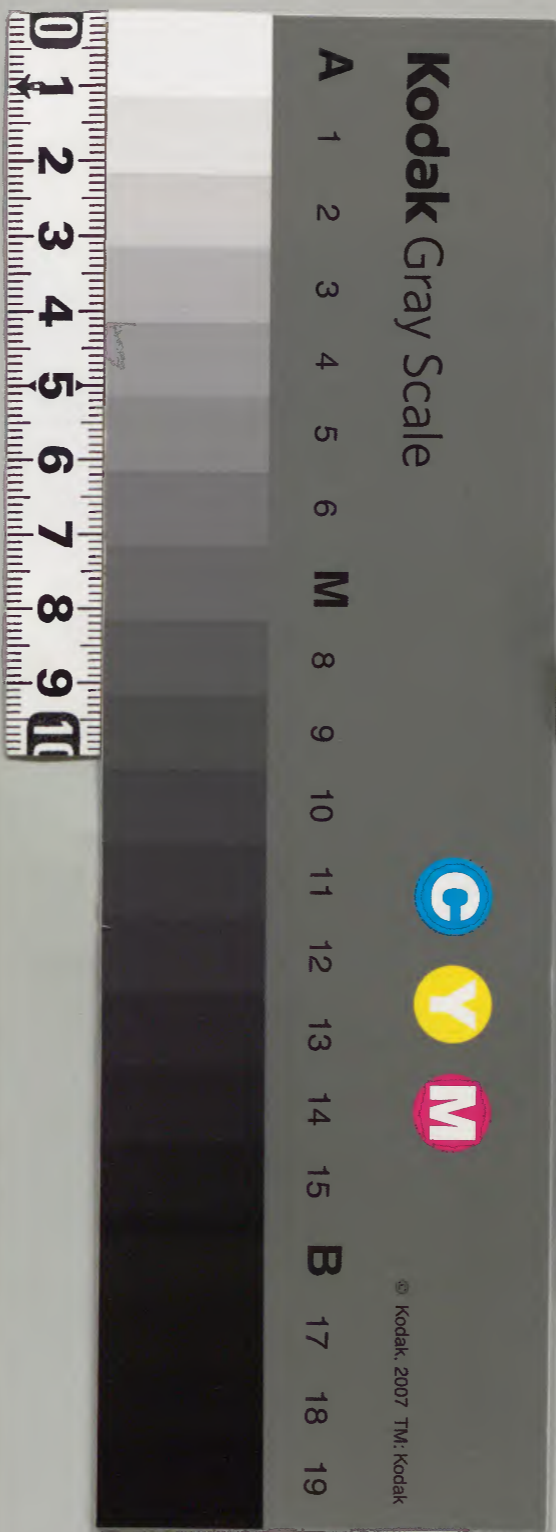
徐文長集 廿二之廿五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六〇二號	四七函
架	冊	九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六〇二號	三二七函
架	冊	一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602
冊數	10 ( 9 )
函號	317 135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

淺草文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贊

觀音大士贊

諸贊趣味依稀處直逼長公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  
文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孫  
為一妙哉俞了之管

徐文長文集

卷之二十二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  
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子畫蓮葉  
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  
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自魅伏  
跏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

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  
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耽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  
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為有性命為無性命為俱有性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  
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  
瀘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  
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  
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豕馬牛羊不忍  
宰殺而於鱗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鱗蚌  
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  
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  
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

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宜豁迷悶弟子徐謂  
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况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  
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接  
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  
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  
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仙  
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  
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梓  
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志孝文武靡禱不許  
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  
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騾御攬暗聾子如此  
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

君之事亦眇昧陰騭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宜尼聃墨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為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為商顏米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謂為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為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鐵拐

又

是宜土昇為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呂岩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 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胃耶是為我 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似拙而巧誰為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為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

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

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為默為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默然以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為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徐文公集 卷三十三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  
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  
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  
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  
耶蝶栩栩耶周遠遠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什萬目觀  
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  
工者目者評淆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

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  
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  
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觀其所養占其所成

###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  
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  
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公亦仆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敷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閭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蕖，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於胡，驀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顛，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况覩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鰲者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  
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顓。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  
凝。儵。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  
嘗。不。宜。於。顓。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羸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  
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枝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  
貌君儀宜其為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為君也蒼  
然若櫛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

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為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剡携小草八九葉懸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

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為之誦時酒酣哭

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文人之神為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帶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為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為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網紀而何為好奪山有喬木米有  
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為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  
柯爾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繼  
鵲為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  
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豈曰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歛石硯銘

并序

出歛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劔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為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客從獄中持歸為余斲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歛石硯銘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長弘血老千年黜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曼墨有聲如蠅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為石之流

端石螭硯銘

額則燕而虎爲頭。睚則螭而鸚鵡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麋。

喻麋。崑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赧難爲乎苦吟。

鼉磯研銘

稠喻麋。一何捷。敗頰兎。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圓徑尺。沼寸亦圓。而橫墜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轂面之月。虻。

蟻。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電。兮。宛。如。胸。面。之。雲。踰。麋。與。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

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出。空。人。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為。聲。為。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今。達。爾。司。其。勝。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日。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為。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懸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勅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擊之、墨不浣肘、刻竹為閣、創驚妙手、妙手為誰、應堯張叟

書櫝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異爾櫝。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為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

議設參將一領卒二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為

今寧遠伯家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 詔曰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大書懸臂小則不能管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  
夏月之蠅不懸而懸惟女勃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從中其管閣以筆之

墨不流肘刻竹為閣削驚妙手妙手為流應定表

書價銘

古人曰菽豢可藟典野其辭今何異爾蘇惟木扣而  
取又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為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其為

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詔曰可

君至則一省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四  
出已鏃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  
馬操其羸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旣又節  
縮已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  
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  
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  
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鏡歌樂用以侑神已  
乃促騎抵燕迂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  
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  
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 國  
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病癢宜無  
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  
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  
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  
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  
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  
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  
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四  
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  
其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  
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  
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三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遠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

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譎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辭達而爽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竒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徐文長文集 卷之四 五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  
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九  
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  
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  
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  
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叅  
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  
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  
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  
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  
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  
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  
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  
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  
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  
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  
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  
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  
響鏤紫閣長青三嶺日夕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  
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鰲口洞故有外屏  
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鰲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  
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  
日夕抵家是觀也洞巖竒於陰五泄竒於陽而七十  
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竒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輓電  
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  
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  
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  
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  
之

關記

代  
周匝通顯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闢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  
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秣久而剝  
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  
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  
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  
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  
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  
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  
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  
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  
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  
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  
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  
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  
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  
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  
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麇裘



續文長集 卷三十四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  
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  
漁邇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  
順逆關廢典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  
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  
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斬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  
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  
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  
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  
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甃一也斬而  
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織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  
南王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  
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  
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旣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  
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  
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  
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  
埽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衛而廣損從者三之  
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  
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  
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  
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  
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  
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開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  
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  
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  
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徐文長文集 卷二 十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  
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  
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  
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  
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  
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  
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  
矣蓋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  
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  
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  
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  
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  
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齒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為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豈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齒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巉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為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爲其官某分而理之者爲其色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漉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衢記 簡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

後文長集 卷三十一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踟躕掩映大有風容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廩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歿葬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吳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吳  
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哭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  
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  
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摹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怪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目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此等叅微真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  
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  
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  
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  
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  
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  
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  
園。栽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有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  
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  
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  
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  
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  
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鷺鷥。學生一頭。東  
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  
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  
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  
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  
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  
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  
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尚宋福邸  
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既鎌始圖遷避之不  
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  
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  
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土欲請更不敢貴義  
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  
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  
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  
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  
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  
歸服旣闋舉廢追遠漉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  
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  
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王以升又置  
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明  
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  
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其以詞曰予將剗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  
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  
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穉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

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  
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虜  
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  
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  
始陟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  
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  
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  
則自公始旣卜四王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  
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暈飛

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  
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郎氏七修  
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  
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  
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  
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顙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  
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日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謚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

代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嚼

蠟每誦此公文真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二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緡竟以貧死  
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  
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  
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  
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  
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緡先以  
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  
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  
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旣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口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  
婦人閨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  
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  
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  
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及是蓋受旌者得  
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  
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  
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闕暢足稱大篇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  
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  
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

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  
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  
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  
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  
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  
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  
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  
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  
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欵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其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涓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為秀才盧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  
 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  
 薄矣何侈為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  
 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  
 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豆畝  
 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  
 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  
 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  
 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  
 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  
 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呶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籍。儼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筭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儼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事與鬼謀文疑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王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人。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鬪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其縣之六年，始制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鬪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鬪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後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三  
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園場中絕奇  
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成淳終  
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  
獄既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  
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  
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臧兮拾且腋兮裸代羽以翼兮  
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幅幅兮戰靡比兮舍博而徒  
掌索纏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  
稷稷兮儔善而寃儔慝而殛兮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  
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救著書數百萬言大都  
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  
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  
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  
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  
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  
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荏苒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况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觀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能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縮長令城守再三拒院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  
舉與聞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嚮應郁穎上言遂撤  
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  
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  
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  
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  
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  
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  
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  
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  
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  
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  
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  
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塢工者爲里人王  
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  
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  
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察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  
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  
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商  
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  
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  
入古比口逼都城時 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  
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  
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  
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  
徙置保安旣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觥相賞喝值饑則又散已財粟活殍以干計將  
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真忠氣益功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 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  
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  
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于喟然曰西國之刀  
其鋒之鈿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韋  
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  
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  
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至於雄藻類西京  
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瑟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鸚翔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遶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銅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序述無一雅語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王宴在里者王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日均徭歲環迤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  
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  
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  
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  
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  
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  
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  
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  
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  
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  
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  
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  
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  
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  
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旣十餘年  
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釀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  
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嶺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其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敕而完補破裂。特以承其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魍魎。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旣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悵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王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